

对应教材文选



北京市
丰台区
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初中语文 第三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初中语文第三册

对应教材文选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主编 吴桐桢 张 栩 张光钰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琦华 田 莉 杜学珍

孟敏娟 赵来光 战启星

崔查君 黄家灿 窦春香

初中语文第三册

对应教材文选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门外南路19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马驹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3.5印张 75,800 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 17274·024 定价 0.60元

序

据长期在中学工作的同志反映，目前多数中学生的课外阅读，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还处于如下状态：一是学生有啥读啥，也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的读，拿来就看，没有选择的余地；二是爱读啥就读啥，他们对书的选择，只是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一本反特小说，可能在许多同学中传阅，他们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读。上述两种情况对于学生的学习、思想的进步都没有多大好处，更不要说学生不慎读了坏书了。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编选了一套《对应教材文选》；选文多是名家名篇，并与现行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在写作方法、题材、体裁和作者等某个方面有对应关系。学生在老师的辅导下，课堂上学习了教材中的文章，尔后，在课下，以课内学到的知识为指导，独立地阅读与教材对应的文章，这对于发挥教材的范例作用，引导学生自学，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思维能力都是很有益处的。

我总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课内负担较重，没有更多的时间系统地阅读长篇巨著。怎么使学生阅读时用时少，收获大，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丰台区教科所编的这套《文选》使课内外紧密结合，讲读与阅读紧密结合，倘能认真使用，便可取得良好的效果。

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也要更加注意对开展课外阅读的研究，以达到既开阔学生眼界、丰富学生知识又提高学生能力的目的。

韩作黎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一	卖鹅妮	陶建军 (1)
二	红棉袄	孙犁 (6)
三	忆爸爸	焦守凤 (11)
四	记忆中的阿英伯伯	李庆芬 (14)
五	茶花·春天	玛拉沁夫 (18)
六	两件宝贝	李沅荻 (23)
七	年龄	傅镇岳 (27)
八	夏雨	陈文和 (32)
九	制台与洋船	李宝嘉 (34)
一〇	古代建筑艺术的精英——塔	刘策 (37)
一一	西湖园林	陈从周 (40)
一二	杜鹃	黄洽 (43)
一三	哈雷彗星的奥秘	乐山 张萌 (46)
一四	杂草，庄稼的大敌	(49)
一五	机器人	(53)
一六	玉泉蝴蝶	(57)
一七	长城和孟姜女	(61)
一八	画画儿	吴良达 杨慧菊 孙洪书 (66)
一九	要培养“听”和“说”的能力	(71)
二〇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毛泽东 (73)
二一	人民的心愿	佚名 (75)
二二	犁呵，犁	张庆明 (79)

二三	精卫填海·····	《山海经》(82)
二四	李寄·····	干宝(83)
二五	郑武公伐胡·····	(86)
二六	剑侠传·····	王士禛(87)
二七	曹冲·····	(90)
二八	短文两篇·····	苏轼 姚鼐(92)
二九	装饰·····	蔡元培(95)
三〇	诗词八首·····	(98)
	木兰诗(另一首)·····	(98)
	游洞庭湖·····	李白(99)
	咏煤炭·····	于谨(100)
	示儿·····	陆游(101)
	别范安城·····	沈约(102)
	水槛遣心·····	杜甫(102)
	忆江南(另一首)·····	白居易(103)
	渔歌子(另一首)·····	张志和(103)

一 卖 鹅 妮^①

陶 建 军

姑娘穿着白底红点花布小褂和蓝士林裤子，裤腿缩到膝盖，赤脚穿着一双白色塑料凉鞋。她大约只有十一、二岁，身架很瘦，正是预备抽条拔个儿的年纪。黑油油的头发编成两根紧紧的小辫。她模样普通，不是那种如烟如柳的倩妮^②，但是她身上透露着美。她象春天田原上的麦苗，蓬勃、清新、朴实、纯真。

我见的她，是在八月盛夏里一个难得的清晨。

那么新鲜的空气，那么凉爽的软风，小城郊区公路两侧，泡桐^③葱绿的叶片上闪着亮晶晶的露滴……我正在跑步，她从前方迎着我走来。身旁——对了！就是她身旁那两只大白鹅首先吸引住我。这真是两只异常可爱的鹅，玉羽，金蹼，红喙。鹅的神态更招人喜爱：它们不是被人赶着朝前走，而是并排紧靠着主人，昂首挺进；不时还呼唤着，用洁白的颈项亲昵地摩挲着主人的手心。

我站住了。循着这亲昵的摩挲把目光移向主人。这可爱的小姑娘也是仰着头走路，眼睛安详地朝前、朝四外看望，目光纯真。这种纯真的目光，真叫每一个正直的成年人都羡慕和向往，这目光是在传达内心同周围世界的亲近，透露着自己的心地。

“叔，”小姑娘见我看着她，也站住了，大大方方地问我：

“买鹅吗？”

两只白鹅也转过头，询问地看着我，“哦哦”叫了几声。

“怎么？这鹅要卖？”我诧异地问着，表示惋惜。

小姑娘笑着告诉我：这两只鹅是她自己喂养大的，她现在正带着上集市上去，准备用卖鹅的钱交下学期的学费——开学，小姑娘就该读小学四年级啦！

她自豪地说：“噫，用自己挣的钱交学费，可美！”

我真想买。可惜自己是早起跑步，身上没有带钱。

“你要多少钱？”从我们身后，忽然伸出一只手来，一下子就捏住了鹅的脖颈，提起来掂着轻重。

这是一个中年妇女，个子不高，却出奇地胖。滚圆的脖子，滚圆的胳膊，滚圆的胸脯——往下越发富态。她从哪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我们都没看见。靠路边，有几幢青砖楼房，是柴油机厂的家属宿舍。对门是地区豫剧团，还有一条水泥甬路，通向几栋绿树掩映，红墙环绕的平房。

姑娘心痛地瞅瞅鹅的脖颈，告诉他：两只鹅要五元一角钱。

“便宜！”我在心里嘀咕道，“太便宜了！”

中年妇女却熟练地还价道，“四块一！”

小姑娘惶惑看了她一眼，低头咬着嘴唇坚持道：“五块一。”

中年妇女不满意地数说起来：“噫？看你小小年纪，咋恁会赚钱啦？你欺人不懂货是不是？你的鹅看着怪美，掂在手上轻飘飘的！我问你：你早起给鹅塞食没有？食里掺着石头

沙子没有？”

“没有！”小姑娘回答得理直气壮。

“没有？谁看见啦？”中年妇女朝四下里指着，好象非寻出个证人来方才相信。

可是公路上只有我们三个人。

我看不过去，插嘴说道：“五块一就五块一吧，你也不在乎那一块钱。”

“哟——同志，你可不了解情况。”她转过来，又对着我倾吐起苦水来，“我这几个钱来得可不容易啊！我身体不好，在家歇着——有病还不让休息呀？休病假又不是旷工！可就这单位每个月只给我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这次调整工资也没有我的份儿。我经济能不困难吗？一块钱，我可金贵呢！”

我想说：你不工作每个月仍可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这是国家和人民的关怀和照顾。人需知足达理。但我没有说，说出来她能理解吗？

这时，小姑娘在一边接上问道：“姨，你是买回去补养身体的吗？那就四块一吧！”

我注视着小姑娘开朗秀气的脸颊，感叹孩子心灵的真挚和善良。

成交了。中年妇女满意地把两只白鹅捆好，使劲塞进她那只大篮子里。她从皮夹里掏出一张额面五元的钞票。小姑娘看着没有接，摇摇头，说身上没钱，找不开。我也表示自己没有带钱。

中年妇女又掏出几张一块钱来，说：“我只有这些钱。要不你找我，要不我给你四块，我没有一角零钱。”

小姑娘想了想，说：“就四块吧。”说着接过了钱，最

后用手摩挲了一下鹅头，又对我笑笑，就转身走了。

她一边走一边跳，显得十分轻松愉快。

中年妇女朝她背影撇着嘴，快快地对我说：“现在农村政策可真好啦，这么个小妮，太阳没出来就赚了四块钱，钱来得真容易。哼！还不是花的我们的钱！”

“嚓！”一声打灭机响，清晨的空气里立刻冒出一团灰色的烟雾来。她也转过身，朝城里走去，继续采购她所需要的东西。我是个抽了十五年烟的人，才戒不久，烟味对我来说具有强烈诱惑的芳香，可是此刻嗅到这股烟味，我心里感到一阵莫名的厌恶和郁烦。

我又继续跑起来，已经不是为活动肌体了，而是去追赶那个可爱的小姑娘。

她一见我，就和我并肩一同跑起来——脚步唰唰，就象我们军人出操一样

我问她：“你也锻炼身体？”

她骄傲地说：“嗯！俺身体可好呢，不用锻炼！俺随你跑两段，早点回家，帮俺妈拾掇早饭去。”

我又问：“鹅钱卖少了，不够交学费咋办？”

小姑娘羞涩地告诉我：学费四块一就够了。卖五块一，原想除了交学费，再去扯三尺花布做条裙子穿。她说：“俺可喜欢那种绿格子花布啦，每个格子里面有一只小白兔，可好看哩！”

“可是你只卖了四块钱呀，交学费还差一毛钱呢……”

“不碍事，俺还捡了十几个牙膏皮，卖到供销社去可换回一毛多钱呢！”

我心里鸣奏起感情的和弦：她让了两次价，都是作出牺牲的呀！难道能低估孩子的这种牺牲吗？

正这么想着，小姑娘停下了。我们站在一个大道口上。两排高耸的杨树林带，齐刷刷通向一个林木葱郁、炊烟缭绕的村庄。小姑娘对我说：

“叔，俺家就在那个村里，你闲着来玩吧。俺爹叫张保，俺妈叫李桂枝，俺哥叫张铁石，俺嫂叫高淑芬，俺姐叫张秀芹，俺叫张秀明。你到村里一问都知道。来呀，一定来呀！”

她一口说完后，就顺着杨树林带下的大道跑起来，还不停地向我招着手。我佇立不动，看着她向村庄跑去。看着看着，眼前一亮，原来是朝阳从地平线后面跳出来了。清新的金光，裹住了村落、田原、林带……裹住了一切。再放眼望去，我那可爱的朋友，纯朴的小姑娘，已经完全融进这金色的早晨里去了。

注 释

- ①选自《人民文学》1980年10月号。妮，女孩儿。 ②〔倩妮〕美丽的女孩儿。倩，美丽。 ③〔泡桐〕白桐，落叶乔木。

阅读提示

把性格完全对立的两个人物对照着写，可以使主人公的性格更为鲜明突出。《一件小事》，把“毫不踌躇”地搀着“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的“车夫”与“很怪他多事”又嫌“误了我的路”的“我”对比着写。刻画了“车夫”的正直无私写的性格。《卖娥妮》，把两次让价作出牺牲的“小姑娘”，与两次而得了便宜卖乖的“中年妇女”对比着写，刻画了“小姑娘”“蓬勃、清新、朴实、纯真”的性格。“小姑娘”那热爱劳动、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读者，令人久久地回味着这篇作品！

二 红 棉 袄^①

孙 犁

风把山坡上的荒草，吹得俯到地面上、砂石上。云并不厚，可沉重得怕人，树叶子被昨夜初霜的侵袭^②焦枯了，正一片片地坠落。

我同小鬼顾林从滚龙沟的大山顶上爬下来。在强登那峻峻的山顶时，身上发了暖，但一到山顶，被逆风一吹，就觉得难以支持了。顾林在我眼前，连打了三个寒噤。

我拉他赶紧走下来，在那容易迷失的牧羊人的路上一步一步走下，在乱石中开拔着脚步。顾林害了两个月的疟疾，现在刚休养得有了些力气，我送他回原部队。我们还都穿着单军服，谁知一两天天气变得这样剧烈。

虽说有病，这孩子是很矜持^③的。十五岁的一个人，已经有从吉林到边区这一段长的、而大半是一个人流浪的旅程。在故乡的草原里拉走了两匹敌人放牧的马，偷偷卖掉了，跑到天津，做了一家制皮工厂的学徒。事变后，他投到冀中区的游击队里……

“身子一弱就到了这样！”

象是怨恨自己。我从那发白的而又有些颤抖的薄嘴唇，觉得他这久病的身子是不能支持了。我希望到一个村庄，在那里休息一下，暖暖身子。

风还是吹着，云，凌人^④地往下垂，我想要下雨了，下

的一定是雪片吧？天突然暗了。

远远的在前面的高坡上出现一片白色的墙壁，我尽可能地加快了脚步，顾林也勉强着。这时，远处山坡上，已经有牧羊人的吆喝声，我知道天气该不早了，应是拦羊下山入圈的时分。

爬上那个小山庄的高坡，白墙壁上的一个小方窗，透出了灯火。我叫顾林坐在门前一块方石上休息，自己上前敲门。门很快地开了，一个姑娘走了出来。

我对她说明来意，问她这里有没村长，她用很流利的地方话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小子，共总三家人家，过往的军队有事都是找她家的，因为她的哥哥是自卫队的一个班长。随着她就踌躇了。今天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妈妈去外婆家了，哥哥还没回来。

她转眼望一望顾林，对我说：

“他病得很重吗？”

我说：“是。”

她把我们让到她家里，一盏高座的油灯放在窗台上，浮在黑色油脂里的灯芯，挑着一个跳动不停的灯花，有时碎细地爆炸着。

姑娘有十六岁，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很平，动作很敏捷，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便盯住人。我想，屋里要没有灯光和灶下的柴禾的光，机灵的两只大眼也会把这间屋子照亮的吧？她挽起两只袖子，正在烧她一个人的晚饭。

我一时觉得我们休息在这里，有些不适当。但顾林躺在那只铺一张破席子的炕上了，显然他已是精疲力尽。我摸摸他的额，又热到灼手的程度。

“你的病不会又犯了吧？”

顾林没有说话，我只听到他牙齿的“得得”声，他又发起冷来。我有些发慌，我们没有一件盖的东西。炕的一角好象是有一条棉被，我问那正在低头烧火的姑娘，是不是可以拿来盖一下，姑娘抬起头没听完我的话，便跳起来，爬到炕上，把它拉过来替顾林盖上去。一边嘴里说，她家里是有两条被的，哥哥今天背一条出操去了。把被紧紧地盖住了顾林的蜷伏的身体，她才跳下来，临离开，把手按按顾林的头，对我蹙着眉说：

“一定是打摆子①！”

她回去吹那因为潮湿而熄灭的木柴了，我坐在顾林的身边，从门口向外望那昏暗的天。我听到风还在刮，隔壁有一只驴子在叫。我想起明天顾林是不是能走，有些愁闷起来。

姑娘对我慢慢地讲起话来。灶膛里的火旺了，火光照得她的脸发红，那件深红的棉袄，便象蔓延着火焰一样。

她对我讲，今年打摆子的人很多。她问顾林的病用什么法子治过。她说有一个好方法，用白纸剪一个打秋千的小人形，晚上睡觉，放在身下，第二天用黄裱纸卷起来，向东南走出三十六步，用火焚化，便好了。她小时便害过这样的病，是用这个方法治好的。说完便笑起来：“这是不是迷信呢？”

夜晚静得很，顾林有时发出呻吟声，身体越缩拢越小起来。我知道他冷。我摸摸那条棉被，不只破烂，简直象纸一样单薄。我已经恢复了温暖，就脱下我的军服的上身，只留下里面的一件衬衫，把军服盖在顾林的头上。

这时，锅里的饭已经煮好。姑娘盛了一碗米汤放在炕沿上，她看见我把军服盖上去，就沉吟着说：

“那不抵事。”她又机灵地盯视着我。我只是对她干笑

了一下，表示：这不抵事，怎么办呢？我看见她右手触着自己棉袄的偏在左边的纽扣，最下的一个，已经应手而开了。她后退了一步，对我说：

“盖上我这件棉袄好不好？”

没等我答话，她便转过身去断然地脱了下来，我看见她的脸飞红了一下，但马上平复了。她把棉袄递给我，自己退到角落里把内衣整理了一下，便又坐到灶前去了，末了还笑着讲：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穿上的。”

她身上只留下一件皱折的花条布的小衫，对这个举动，我来不及惊异，我只是把那满留着姑娘的体温的棉袄替顾林盖上，我只是觉得身边这女人的动作，是幼年自己病倒了时，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

我凝视①着那暗红的棉袄。姑娘凝视着那灶膛里一息一燃的余烬。一时，她又讲话了。她问我从哪里来，尽走过哪些地方，哪里的妇女自卫队好。又问我，什么时候妇女自卫队再来一次检阅。过一会我才知道，在去年，平山县妇女自卫队验阅的时候，打靶，她是第三名。

注 释

- ①选自《白洋淀记事》。 ②【侵袭】侵犯，欺负。 ③【矜持】本意是拘谨、拘束，这里是说，顾林明明病得很严重，却有意显出能坚持得住的样子。 ④【凌人】凌，逼近，这里指云层下垂，快要接近人了。 ⑤【打摆子】民间俗话，疟疾病。

阅读提示：《七根火柴》和《红棉袄》都是短篇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但情感真挚，发人深省。

有一些物件，平素看来可能是很平常的，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却可以寄托和表达人与人之间最高尚的感情。《七根火柴》中的“七根火柴”和《红棉袄》中的“红棉袄”都是这样：“七根火柴”寄托了“红军无名战士”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心，“红棉袄”传送了“妈妈”——人民，对自己儿子——人民子弟兵的无私的骨肉之情，如果不是出于“妈妈”对儿子的挚爱，“她”怎么可能在“初霜侵袭”的时节，“身上只留下一件皱折的花条布的小衫”，把“满留着”“体温”的“红棉袄”“断然地脱了下来”呢！